

新观察·年度综述

2013年长篇小说:

“现实”成为令人瞩目的问题

□岳雯

2013年毫无疑问是长篇小说的“收获年”。新年伊始,贾平凹携《带灯》开始了这一年长篇小说波澜壮阔的旅程。在这部小说中,贾平凹描绘了一位叫做“带灯”的乡镇女干部。她原名叫“萤”,因为不满“腐草化萤”的说法,改名为“带灯”,意即“带着一盏灯在黑夜巡逻”。多么美的意象,几乎可以看作是2013年长篇小说的一个隐喻。作家们致力于在长篇小说中再现活生生的现实,创造一种想象的现实,乃至要用文学照亮现实。如何处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,成为这一年长篇小说中尤为令人瞩目的问题。

“正面强攻”的现实主义

有一些在长篇小说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作家选择“正面强攻”现实。《带灯》讲述的生活领域是贾平凹所熟悉的农村生活,是以乡政府的日常生活为前景,透视当下乡村生活的诸多烦难与困境。在这部小说中,贾平凹高妙的写实能力再一次得到了验证。对于在农村基层的生活,救灾也好,截访也罢,他信手拈来,工笔细描,毫无生涩之感。对于作家来说,现实主义是一种技巧,更是一种态度。贾平凹值得赞赏之处正在于此。他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不溢美,不隐恶。比如,带灯是这部小说的灵魂人物,作家对她的欣赏流淌在字里行间。大多数时候,我们能看到她和她的那些老伙计们亲人一般的感情。即便如此,我们依然能看到带灯也有不那么美好的一面。当然,写实有写实的难度,那就是如何将那些过于日常化的故事上升到小说的高度。贾平凹解决的途径是开辟虚的空间。在《带灯》里,如果说综治办的事是实,那么元天亮就是虚,带灯给元天亮的信也是虚。贾平凹在实打实的材料中间穿插这些美的句子,是为带灯开一扇窗户,因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倘若不把热情寄托在遥不可及的远处,是很难将就泥潭一般的现实生活的。当然,他也是为我们这些读小说的人开一扇窗户,从“现实”的樱桃里抬起头来,呼吸几口文字的清香。

这一年,余华的《第七天》因为处理现实的方式招致了种种议论。他似乎有意要记录下这个

信息喧嚣的时代的声音,于是,人们所熟悉的犹有余温的新闻事件如同潮水一般在小说中涌现。这使人在面对这部小说的时候感到犹疑。该怎样评价这样一种“现实”和作家的“现实感”呢?赞同者有之,认为余华让我们习焉不察的世界显性,反对者也有之,认为余华如此接近现实基本无效,甚至呼吁作家应该与现实保持紧张关系和一定距离。余华在《第七天》里依然先锋,书名就有丰富的象征意味,没有读过《圣经》的人大概也知道上帝用7天创世,到第7天可以安息的故事;在中国文化语境中,“7”也是具有轮回感的数字。选择以一个亡灵的视角讲述故事,分7章讲述死后7日的见闻,都可以看到作家的用心。小说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,是对名之为“死无葬身之地”这一新世界的描述,看上去树木苍青、流水嘤嘤,似乎是一个乌托邦所在,但这个“乌托邦”里有着自身的局限和可能,似乎某种程度上实践了余华所说的“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”。然而,倒影是否引导我们无限接近当下丰饶复杂、无以名之的现实世界呢?这确实让人深思。但无论如何,余华展现了努力的一种路径。

“70后”作家田耳小说所讲述的现实或许是我们不大熟悉的领域——辅警的生活。但对于田耳而言却无比熟悉,因为他们和田耳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一样,都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暗处。最开始,丁一滕和符启明都生活在此,然而,随着生活的渐次展开,两个人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符启明横刀立马,以其聪明才智和圆熟的处事风格成为佻城的风云人物,丁一滕则随波逐流,日子越发黯淡无光。因为编制问题,两个好兄弟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出现了裂痕。符启明如暴风骤雨般迅速扩张,建立了自己在佻城的疆域,却因为丁一滕坚持不懈地勘察而大厦将倾。丁一滕显然是田耳倾心的那一类人,看上去胸无大志、得过且过,因此,由他来讲述符启明的聪明和幸运,是再恰当不过了。叙述者的口吻里有很多杂然而微妙东西。看似弱者的丁一滕有他自己的执著和坚持,他所坚持的精神原则是在漫长的叙事中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的,到小说快要结束时才让人恍然大悟,也肃然起敬。

从个人出发面对现实

在种种寻找现实的努力中,我相信,一定有作家认为在现实的大海中打捞“现实”,无疑是刻舟求剑、缘木求鱼,相反,过去的某个瞬间,个人化的记忆、经验有可能包含了“现实”的秘密。苏童重新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香椿树街,回到了他一往情深的少年情怀,小说讲述了保润、柳生和仙女3个人年少时候的纠葛,以及之后每个人的生活际遇,3个人物,分别对应了3个季节。“保润的春天”是说保润为青春蓬勃力量的掌控而不能自持,“柳生的秋天”解释了柳生在躲过牢狱之灾之后小心谨慎,夹着尾巴做人的景况,“白小姐的夏天”是在暗示仙女也就是白小姐的人生繁芜,看似有无尽的可能最后却走到了未知的境地。这也暗示我们,苏童可能不是一个线性史观的拥趸者,而是循环史观的信奉者。《黄雀记》因此也充满了属于苏童的种种印迹,令热爱他的读者亲切、安心。

乔叶的《认罪书》讲述的是一个“罪与罚”的故事,小说通过“80后”女孩金金的人生遭遇,沿着时间的河流往前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,在梅梅和梅好的故事中探寻恶是如何塑造和摧毁了我们。邵丽的《我的生存质量》在以个人经验理解现实的道路上提供了新的可能。对小说中的“我”而言,只有在经历了生活的变故之后,才能以如此沉痛而又自省的精神反省过往的生活和周边的人与事,才会以更为清醒而又开朗的态度面对未来。项小米的《记忆洪荒》则要为自己的记忆寻找一个容器,以盛载那些让作家无法忘怀的瞬间。项小米通过记忆为那个刚刚过去不久却已然被迅速遗忘、那个让人恍如隔世的时代立传,为从那个时代穿越而来的人们立传,管他洪水滔天,管他风云变幻。红柯在《喀拉布风暴》中延续了他一贯的爱情叙事,小说依靠人物内心最为隐秘的情绪作为叙事的推动力,可以看出是红柯在诗性写作上新的探索。庞贝的小说《无尽藏》则像是一个迷宫。古书《无尽藏》包裹在小林为之意外遇害的故事中,引发读者对历史的无尽猜想。

短评

看小说

蔡东《净尘山》无处逃避的现实囚笼

蔡东的中篇小说《净尘山》(《当代》2013年第6期)开篇即氤氲着浓郁的古典气息,在劳玉和张倩女这对母女的回忆中,张亭轩在岭南四月的梅雨之夕教人唱昆曲,“用一出出浓情缱绻的折子戏,注释着爱情亘古不变的魔力”。尽管生活在现代大都市,张倩女却遐想着古典爱情,即便渐渐沦为“剩女”。小说不停地以“闪回”的方式调动记忆,在两代人的对比中,呈现了时代对于年轻一代的围困。在科技大公司做现代白领的张倩女“以加班为核心价值观”,然而,在色欲时代,肥胖的她在婚姻市场惨败,减肥的过程堪称惨烈;而外形不俗的潘舒墨则因事业不顺沦为深圳的社会底层,在一次以炫耀成功为目的的同学会上,这两个不同意义上的“失败者”走到了一起。然而,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只是两人相互接近的契机,而非情感的基础,两人的关系事实上建立于各取所需之上,双方其实都心知肚明。劳玉同样眼睛雪亮,事实上,她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隐忍,维系着家庭与“表情驯顺而脚步虚飘”的丈夫的男性神话,于是,在女儿也找了一个“弱势”男友时,她终于爆发,离家出走。张倩女这才发现:彼岸的“净尘山”其实并不存在,而此岸的“囚笼”却无处逃避,“天地如此宽广广大,可她不知道,还能去哪里”。

石一枫《三个男人》虚假的与真实的

石一枫的短篇小说《三个男人》(《上海文学》2013年第12期)构思精巧,精雕细刻见匠心。从乡下进城开小卖部的芳华,芳龄20,正是爱情想象活跃的年龄,她先后喜欢上来店购物的3个男人——当然,这些都只是“白日梦”。她与这3个男人的关系只在想象中展开,而在现实中,这3个男人却因另一个女人产生了关联——这个丈夫长年外出跑船的女人,勾搭了一个有钱人,花着她的钱偷着养小白脸。这不过是城市“中产阶级”滥情的偷情游戏。有意思的是小说欧·亨利式的结尾——大雪天,芳华真正的男人带着两人患病的孩子从外地求医回来。“芳华在一旁低眉垂眼,看着这个狠狠地强好了她,然后又娶了她,把她带到了这个城市,让她生下了一个先天嗜睡的孩子的男人。”——原来,这才是芳华的真实命运!小说的意义就此发生了巨大的反转。借用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,芳华生活是一种远离自身真实处境的“虚假意识”当中。“芳华兀自发起了呆,恍在梦中……他们之间的、被一个女人串联起来的关系,芳华不想理会,她在乎的是自己通过他们看到的城市和世界。”这种虚假意识从何而来?它或来自这个时代所提供的廉价情感消费品,如反复重播的言情剧。(饶翔)

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戏曲文物亮相大剧院

本报讯(记者 王冕)近日,为期3个月的“壹天宣豫——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戏曲文物特展”在国家大剧院展出。此次文物展览由国家大剧院和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,共展出了行头、砌末、剧本、档案、戏画等140余件(套)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资料,观众可以从中感受到清宫戏曲的“台前幕后”,领略中华戏曲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精深内涵。

戏曲萌芽于中国文化的早期,成熟于宋元,兴盛于明清。清代帝后们钟情戏曲,为戏曲艺术尤其是京剧的发展提供了宽广的空间,推动宫廷演剧在清代发展至巅峰。故宫博物院藏

专家研讨音乐剧《西王母》

本报讯 12月29日,音乐剧《西王母》剧本策划讨论暨制作筹备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。该剧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、北京国际远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、甘肃省泾川县人民政府、台湾当代传奇剧场等联合创作出品。与会者认为,该剧的题材具有超越现实的奇幻色彩,涉及诸多主题元素,如何兼顾商业诉求,使剧目参演常新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为此,主创团队邀请大陆及台湾导演、演员加盟,力图打造一台集思想性、艺术性、娱乐性、观赏性统一的舞台剧精品,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搭

清代宫廷所用的戏曲文物达万余件,其数量之大、用料之优、工艺之精,在全国各地博物馆的收藏中首屈一指。本次展览遴选出的文物资料,依台前幕后为序,从“清宫演剧的场所”、“清宫演剧的内容”、“清宫演剧的组织机构及其他”等方面,全面展示了清代宫廷戏曲的兴衰沉浮和独特魅力。

主办方表示,希望通过此次展览,让更多人关注中国戏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。据介绍,今后国家大剧院将继续加强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,共同举办戏曲、音乐类文物展览和高水准的高雅艺术演出。

建艺术平台。

有专家谈到,西王母文化在民间具有广泛深入的文化影响力,是中华文化富有传奇性的部分。编剧以当代女性的体验与远古的西王母进行对话,剧本的故事和唱词都极富特色和魅力。剧本中关于环境美与“中国梦的源头”方面的阐述,与今天热议的社会话题密切相关。对于剧目主创而言,如何跨越中西文化,跨越传统与现代,通过多媒体手段呈现“西王母”传奇,将直接关系到这台音乐剧的艺术感染力。据悉,《西王母》预计在今年年末上演。(欣闻)

历史长河中的人们

一些作家认为,要书写我们的现实,当然要书写现实中的人们。对于一部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而言,书写人物的一个侧面乃至一个凝固的时间点都是不现实的。只有将人物放置在纵深的历史长河中,才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人是从哪儿来,为什么今天这样,以及他们要到哪里去。不同年龄层的作家以描绘人物群像的方式,致力于刻画出同龄人的精神素描。韩少功在《日夜书》中要书写的是知青一代的精神史。对于这代人来说,宏大叙事依然在主宰着他们,即使命名,也是历史事件式的命名。马涛、姚大甲、小安子……有着思想者、艺术家、官员等不同身份,因为穿越了断裂性的不同时代,这一代人身上具备了精神的厚度和传奇经历的诸多可能。让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,是“白马湖”。“白马湖”岁月在他们人格形成期锻造了他们,所以,不管他们在后知青时代遭遇了什么,“白马湖”是他们隐秘的精神根底。

“70后”作家徐则臣要在《耶路撒冷》中讲述他这一代人的精神历程,难度不小。徐则臣选择的以戏剧化、隐喻化的方式将这一代人勾连起来。对于初平阳、易长安、秦福小、杨杰这几个在花街长大的孩子而言,景天赐的死是他们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,尽管日后依次离开花街,但是,童年友伴景天赐时不时地跳出来,在他们志得意满或颓唐沮丧的时候,让他们时时刻刻面对内心的罪孽感。这基本可以看出徐则臣对“70后”的态度:一个人有罪孽感是好事,就像初平阳惦记着去耶路撒冷也是好事一样,这意味着他们内心为自己划定了一个基本准则,同时也没有失去对更好的精神世界的向往。

“80后”作家也试图给出自己关于“一代人”的认识。《平生欢》一洗之前华丽肆意的文字风格,在叙述上尽可能地沉稳踏实,由此,作为作家的七董年终于摆脱了前辈作家的影响,成长为她自己,这大概因为《平生欢》描述的是国企家属院的小伙伴们成长的故事,作家和小说中的人物共同成长,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这一代人委实太年轻了,到小说结尾的时候,他们不过30

在细致深刻中彰显价值

——评李清霞《陈忠实的人与文》

□张炯

文》一书意在解决以下问题:一、陈忠实如何从一个回乡知青、农村基层干部成长为优秀的作家,从个人命运遭际的角度探寻作家文学创作的动力和源泉。二、陈忠实如何走出“文革”文化审美模式及叙事模式,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与文体风格。三、《白鹿原》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思想艺术价值,兼及作家艺术超越的可能性。四、陈忠实散文创作及新世纪以来短篇小说创作的价值与评价。五、作为文学现象,陈忠实和《白鹿原》的社会意义与文化符号意义。

应当说,李清霞经过长达数年的采访和研究,比较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所规定的任务。她多次采访陈忠实本人,与他交换各自的想法。她收集了许多有关的资料,广泛地阅读了前人对陈忠实研究的成果,并在广阔的学术和理论视野中,去处理自己的任务,形成自己对陈忠实及其文学创作的见解。书中相当详细地叙述和描绘了陈忠实如何从农村青年,一步步成长为著名作家的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,并对他的系列作品做出了介绍和评价。对他的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更以厚重的篇幅做了详尽的分析和探讨。

对作家的认识和评价往往是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对于一个作家,特别是对于创作道路比较曲折,创作成果比较丰硕,创作内容比较复杂的作家,要获得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和恰当而公

评,往往需要几代评论家的努力和读者反复阅读的考验。李清霞这本书自然只是一家之言,难免会有自己认识的局限。但它的引证丰富、思虑精审、立论严谨、见解独到,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通过这样的著作,不仅体现了作者与研究对象的对话,也使读者加深了自己对陈忠实及其创作的理解,获得了有关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启示。

全心全意讲好故事的青年作家

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创作队伍中,青年作家的身影像格外引人注目。大约因为年轻,他们没有关于长篇小说的“前积累”,倒是成全了全心全意讲好一个故事的决心。叶兆绾去年推出小说集《通俗爱情》之后再出长篇小说《在无尽无序的汪洋里,紧挨着你》,“80后”女作家试图讲述一个“60后”男人的生活,比如独自抚养儿子核桃,比如和孩子母亲真雅若即若离的关系。海棠的《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》最初是以日志的形式在豆瓣连载,我以为她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,几百字一小段,用数字连缀,讲述陈白露小姐的故事,文笔犀利敏锐,不乏幽默,活生生塑造了一个现代版的“陈白露”和“郝思嘉”。鲍鲸鲸的《等风来》一开始就很明确,是为电影打造的小说的情节节奏、画面感绝佳,语言对话也有鲍鲸鲸一贯的戏谑幽默。冬筱的《流放七月》则让年轻人积极触摸尘封了的历史,作者对七月派诗人的历史了然于心,实现了反思历史与青春文学的结合。海棠生于1988年,鲍鲸鲸生于1987年,冬筱生于1990年,这一代年轻人以他们的方式出场了,见识、阅历、文笔、故事都有,“真真正正世界是他们的”。

长篇小说与生活现实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,巴赫金的看法颇值得参考。他说,长篇小说“是唯一一种形成的体裁,因此,它更为深刻、本质、敏感和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本身的形成。只有正在形成中的东西能理解形成”,“长篇小说探讨讨论性,意义上特有的未完成性及与未定型的形成中的现代生活(未完成的当前)的生动接触带到它们里头”。但是,对于中国作家而言,处理现实一直是比较困难的,要么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所给定的观念演绎现实,要么是隐藏价值判断将原生态的生活全盘端出。现实是如此困难,对于作家而言,除了沉潜于生活中去看,去发现,还得去想象、去发明、去创造。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中,我们看到了中国作家以各自的方式捕捉现实的努力,照亮了我们的生活世界。

《张同吾诗书》出版

本报讯 宣纸影印本《张同吾诗书》近日由装帧书局出版。该书由欧阳中石题签书名,廖彥、赵长青、张虎的贺跋为序。张同吾亲笔自己的新旧体诗和楹联作品,以诗书合璧的形式体现了诗书同源的文化真谛。除此之外,他还书写了李白、杜甫、李商隐、张若虚等的名篇。这些作品书体多样,既有中堂又有横幅,既有斗方又有扇面,既有行楷又有行草、篆隶。在端庄儒雅中包蕴文化内涵,在潇洒飘逸中显现出独有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个性。(林立)

《王勉文集》面世

本报讯 王勉的新作《王勉文集》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文集共分5卷,内容涵盖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。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为《王勉文集》作序,称王勉的作品读起来“很舒服”。

在这5卷文集中,散文共计401篇,是作家多年来笔耕不辍的成果。他的散文《茶馆写意》曾收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(1976—2000)微型小说《末班车》收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(1976—2000)微型小说卷,散文《永远的白蝴蝶》收入《上海作家散文百篇》。

近年来,王勉在散文作品中营造了一种诗意的精神家园。在上海市作协召开的“王勉散文创作研讨会”上,与会者认为,他的散文文笔明快,情感真挚,娓娓道来,生动有味,亲情跃然纸上,人情味盎然生辉。其作品字斟句酌,凝练有哲理,但又像信手拈来、有感而发。(沪文)

盛大文学成立网络作家全版权运营工作室

本报讯 日前,盛大文学为唐家三少成立了全版权运营工作室。这是盛大文学与旗下网络作家展开的新合作,旨在全面拓展产业链,实现作品价值和作家价值的最大化。

这一网络作家工作室的成立,也是盛大文学的创新之举。近年来,网络文学平台的运营模式不断优化,为网络作家们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前景和创作环境。盛大文学董事长邵文友表示,此次成立网络作家工作室,是在网络作家的影响不断增强的基础上,对平台与作家关系的一次重新定义。他们希望对每一部原创小说的多元化衍生版权做到深度挖掘、整合营销,同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版权价值最大化、作家品牌价值最大化。

而此次盛大文学与唐家三少的合作,除了标志着盛大文学在为网络作家服务及运营体系上更加精细化,也标志着全版权运营模式的升级。据悉,工作室将围绕唐家三少所有作品及其衍生版权进行整合,在电子媒体、实体出版、影视传媒及游戏娱乐四大方面,提供全面、专业的开发、策划、营销,充分发挥作家和作品及衍生版权之间的协同效应。据悉,在未来工作室的成立规划中,一些有潜力的新作家将成为关注重点。(明江)

毛梦溪作品音乐会唱响中原

本报讯 “空港神韵——毛梦溪作品音乐会”近日在河南省艺术中心唱响。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出席并讲话,郑州师范学院院长赵健致开幕词。全国政协常委、民进河南省委主委张震宇,郑州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于向英,河南省音协驻会副主席李仲堂,中国艺术家专项基金会主任谢向英到会祝贺。本次活动由郑州师范学院、中国艺术家专项基金共同举办。

参加演出的阵容中,有10余位艺术家曾获得过“文华奖”专业声乐大赛及河南省音乐金钟奖等奖项,他们与郑州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共同献歌。演唱会在《快乐幸福嗨起来》的热烈氛围中拉开帷幕。《梦里回眸黄溪河》《乡村记忆》流淌着故乡的深情,《把幸福带回家》《重现生命最美的春天》憧憬着美好的理想,《红袍添香》《你春暖花开开》《守着你的承诺》诉说着爱情的故事,《我们在这里》吟唱着“同心工程”之歌,《梦想》(回家的路)叙述着农民工的“中国梦”……《春天的相拥》(空港神韵)是毛梦溪联手青年作曲家熊黏特意为了这次演唱会创作的歌曲,这两首歌曲把整套音乐会推向高潮。(欣闻)